

Twenty Years in Publishing

在出版界二十年



本书除叙述个人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一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的掌故

张静庐◎著

当我们今天重新捧读这本书，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张静庐在书业活动中的经营才能，个性化的出版性格，以及鲜明的出版思想，使他成为同行中极具「霸气」与「才情」的出版家。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年间，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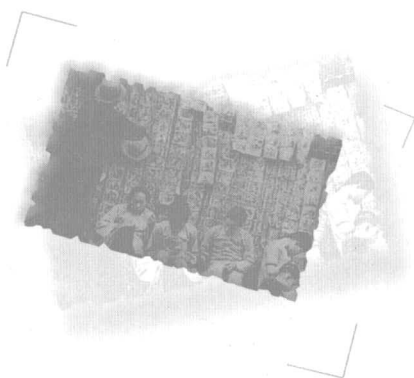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在出版界二十年

Twenty Years in Publishing

张静庐◎著

当我们今天重新捧读这本书，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张静庐在书业活动中的经营才能，个性化的出版性格，以及鲜明的出版思想，使他成为同行中极具“霸气”与“才情”的出版家。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年间，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

ISBN 7-5343-6587-2

I. 在...

II. 张...

III. 出版工作—文集

IV. G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337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在出版界二十年

作 者 张静庐

责任编辑 谢海涛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印刷厂

厂 址 河北 秦皇岛 电话 0335—2039060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9.5

字 数 74 000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100

定 价 1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像
郑川谷 绘

只有自己才真会了解自己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知己



张静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于北京出版总署工作时



张静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于北京家中

一、写自传的动机	1
二、我的生长地	4
三、屠户世家	10
四、惟一的母校	14
五、不长进的孩子	17
六、礼拜六派时代的轮廓	22
七、阅读与写作	26
八、出版的尝试	30
九、从酒保到编辑	34
十、荒唐之夜	40
十一、“六三”运动	43
十二、大闹新华门	47
十三、“谁是主唆者？”	51
十四、踏进出版界	57
十五、泰东图书局的转变	62
十六、创造社的摇篮	66
十七、外勤记者	69
十八、商报馆五年间	73
十九、光华书局的诞生	76

廿、小伙计们与幻洲社	80
廿一、回光返照与黄金时代	83
廿二、北伐前后	88
廿三、从“现代”到“联合”	92
廿四、再度脱离“现代”	98
廿五、上海杂志公司的建立	106
廿六、小小计划初步成功	110
廿七、“退订改订绝对自由”	113
廿八、杂志界的畸形发展	117
廿九、提高出版物的水准	121
卅、平地风波	125
卅一、抗战后的出版界	129
 写在后面	 135
附录一：杂志发行经验谈	139
附录二：张静庐先生生平简介	
(1938 年以后)	张鸿志 148

一、写自传的动机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里，“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图书公司的委托，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时也替上海杂志公司编校“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里和几位编译所的朋友谈起新文化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向我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这原是一句客气的话，我当时听了很觉得惭愧。分析他说这句话的语意，明明在说我是一个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实行者——出版商人，并不是说我是个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间有过什么贡献的作家。但是，这虽然是句好听的恭维话，却也多少带有几分的真实性。我自信，在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至于现在，对于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进，多少是尽过一些劳力，耗过一些脑汁，这是不可磨灭的，也许为同业的先进们所不否认的事实。因此，当时阿英先生和几位朋友都叫我写一本自传，来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

史料。只可惜我没有文学的修养，缺乏写作的技巧，绝对不会写成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文学。所以在当时虽有想写的动机，而终于不敢下笔，没有勇气来大胆地尝试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张天疇先生来替黄萍荪先生所编的《越风》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来写一篇关于上海新出版业的史实。他说：“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业变迁为经，多量地采入当时作家们与书店之聚散离合为纬，织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实际却富有图案意味的美丽而实用的厂缙。”（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离本行。）这句话更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个人事业的成败变动，写出来实在是“与堂无涉”；何况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干这样小小的出版商，有什么长处可述给后来者歌颂赞叹呢？我想，假使要写一部有关于中国出版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的书，最好应该让张菊生、陆费伯鸿、王云五几位先生来写，才有相当的理由。

不过，照张先生的说法，我既然在这号称文化街的四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这悠长的岁月中，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和我自己亲身所接触到的，总该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来，给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业的读者们，作为茶余酒后的谈助吧。因此，我从去年冬天起，就做了想写一本自传的准备。可是因为身体的不健康，和生活兴趣的转变——近一年来对于学习国画的兴趣特别浓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花上二三个钟点，从事于一花一鸟的传摹，同时还买了不少关于国画理论的书籍和珂罗版影印的画册，抛了画笔就拿起画册，不断地练习和

鉴赏——竟分不出一部分时间，来写这“不必有”的自传。

直到后来，上海杂志公司准备出版一种《读书》月刊，于是编译所的同仁和金则人、平心等几位先生旧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体裁写出来。这又是一桩难事了。因为我除在“礼拜六”派盛行的时代，曾经用过受林琴南先生影响极深的文言文写过几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说和谈怪志异的几段笔记以外，十余年来再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或小品文。在当商报编辑时，所写的都是属于记事速写一类的新闻稿；在书店经理任内，那更谈不到写文章了，最多不过偶尔高兴，做几段宣传性质的广告底稿罢了。

现在这丑媳妇终究见公婆面了，“像样”、“不像样”的问题已经谈不到了。不过我要请读者们原谅的是，请勿要用文学欣赏的眼光来读这部传记——这样幼稚的作品，否则它会使你大大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二、我的生长地

据说我的祖籍在河南，不知从哪一代，随宋室南渡，寄居在离浙江镇海县城二十里的前绪乡清水湖村。那村庄有三百多家户口，都是姓张的。直到我父亲三十岁时，才离开了，另搬到后绪乡龙山城的西门外来住。这地方现在总名之为龙山，是镇海县治的东北角，三北（镇北、慈北、姚北的浑称）特区的起点。

我在前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四月初七日生于龙山。那时大概是在我父亲移家到这里二十年之后。

龙山的地势在国防上很重要，而风景也相当的佳丽。东南西三面都是山，是四明山的支脉。东面是石塘山，南面是达蓬山，西面是伏龙山。这三座山环抱着成弧形，一个峰依着一个峰的肩怀，像一队士兵，肩并着肩，排成一条弧形阵列，雄伟而严肃地做了龙山镇的天然屏障。北面靠着海，有两条坚实的泥塘，挡住由太平洋袭来的狂浪惊涛。鸟瞰龙山全区的形势，完全像一张弓，“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这是我幼年时作文的套语）。

在达蓬山麓有一个湖，叫做凤湖。有了龙山，当然

少不了要有一口配偶——这象征女性的凤湖了。龙山和凤湖，这是天然的一对佳偶。在大自然的孕育里产生了一位近代伟大的企业家——阿德哥^①。“人杰地灵”，自从有了阿德哥般的大人物，这小小的龙山镇就具备了现代化都市的雏形：有交通部直辖的电报局，有电灯厂，有电话，有自来水，有小菜场，有救火会所，有自行起迄的火车，有马路，同时也有两辆破旧的人力车。在公路还没有通车之前，有一条突出海面七里长的石海塘，那是三北轮埠公司停泊镇北轮的码头，掌握着三北人惟一的交通总枢纽。

这条马路和石塘是龙山惟一伟大的建筑物，也是阿德哥一生最为破费的巨大工程。那条马路没有特标的路名，起点在虞家的门前，循着河直伸长到海边，花了三四年的工程，先轰炸伏龙山脚的岩石，利用轻便的运货车，一车一车地无穷尽地向东海里倾倒，待到石块填满了海底，就用水泥涂上上面的石缝，再铺些黄沙，才算告成了一段路。几十个工人，从日出到日落，没有一刻休息的时间，不停地向着大海进攻。但不幸的是，这里的海湾正冲着钱塘江口的流沙。你筑起一丈海塘，过了几天那流沙也同样地壅塞一丈；你筑起十丈，流沙也同样地壅塞十丈。轮船是永远不会吻着你的海塘的。待阿德哥觉悟到“人定不能胜天”的时候，筑成了的海塘已经有七里多长，已经花费了八十多万元。

马路和石塘衔接的中间，建造了一座新型的车站，

^① 沪甬一带对于虞和德洽卿先生的流行称呼。

火车的轨道从车站起一直到石塘的尽头。有十辆列车，也有头等的三等的和载货的篷车。车厢大小相当于上海的电车。当镇北轮满载着“三北同乡”从宁波到码头的接近处，另有一只镇龙驳船往返起驳，络绎地坐在这车厢里等候完毕；“呜”的一声，火车头就有气没气地缓缓循着石塘，拖到车站里，在红绿旗的交扬处停住。旅客们下了车，也一样地领行李、验车票，再沿着这马路，喜气洋洋地踏上了他们故乡的土地。

在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的时代里，一个乡村的建设具备着都市化的雏形，在浙江省境内确实找不出第二个。我们名之为“浙江第一村”，并没有觉得夸大（现在有了更完美的溪口了）。

光华书局的老板沈松泉、卢芳二位朋友，为了想观光这“浙江第一村”，由我陪伴着去游历过一回。这时正在夏天，龙山特有的火车头，因为夏天的旅客减少，循例载到上海去修理去了。那天，照例上码头，也照例登了车厢，只是没有听到汽笛的叫声，全行列车就开始前进了，但是走动得似乎特别慢。受好奇心的驱使，他们伸首向火车前后瞻仰了一下。使他俩叹为称奇的是，原来火车是由四个脚夫在后面推动着行驶的^①。

“这真是天下第一村呀！”沈老板笑着说，“龙山村居然还有人力火车哩。”龙山的风景毕竟是美丽的，当他俩坐着轿子，沿着马路上来的时候，一阵雷雨洗净了达蓬山的头面。一堆红、一堆绿，格外的鲜艳，像小品文封面

^① 这火车是宣统时南京南洋劝业会会场用过的。

上的图案。一条长长的虹，弯弯地越过伏龙山顶，落在石塘山边的海面上。马路两旁的洋槐，伸出新生的嫩枝，交互地握着手，像一条油碧的长廊。枝叶轻轻地掠过轿子的前檐，沙沙响着，叶子上新沾的雨点，洒到从上海来观光的新客人的脸上。凉风拂动搁在轿沿外的二条脚管，直钻进旅人的胸怀。汗，是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绿染遍了田野，蔚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片云影。一两只燕子，低低地掠过轿子前张着白色布帘。几声三北特有的民歌从隔河茅亭里传来，与水车的轱辘声相应和。

这真是人间的仙境，世外的桃源呀！

这里，从我见识世面起，没有遇到水灾，也没有遇到旱灾，没有经过战事，也没有盗患和匪祸。这样的太平乐土，真是中华民国仅有的一块干净土。

龙山，它是在南宋以后才有的遗民居留地。“在海靠海”，所以从前的居民多数是以捕鱼为业的。海，是没有明显的分界的。为争夺“我们的海”的权利，土著们就勇于械斗。听到锣声一响，男子汉都从田里海里归来，娘儿们很快地擦亮了长矛上的尖镞。等候她的勇敢的丈夫，为宗族的利益而奋斗。每一次械斗，要待打得死了人才肯歇手。“死了一个人等于一只老鸭钱”^①，由宗祠里赔偿六毛钱就算完事，很少告官控诉的。这风气到民国后才消灭了。（械斗的事在三北是常有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只看到过一回“扬鞘”^②。）

① 这是一句流行于三北民间的口头语。

② 是两姓宗祠里所有的大刀长枪都拿出来陈列着，但是没有动手打。

龙山的风景虽相当佳丽，而古迹却不很多。这闭塞的海滨，当然难得有骚人墨客的光顾，或达官显贵的降临。值得纪念的，只有一方矮小的龙山城，那是明季汤和、戚继光两将军防御倭寇时，所建筑的沿海十八街之一。伏龙山和石塘山山巅上还遗留着当时报告倭寇来犯时用以举火告警的烽火台的遗址。

城完全是泥土建造的，周围只有四方里，三面都有门，独北城没有。因为那时候北城正靠着海边，潮汐高涨时会冲到城墙的脚边。城里居民并不多，繁盛的商业区都在西门外面，有一条长长的街道通到城里，也通到龙山的码头。最大的教育机关有两个小学，一个是阿德哥私立的龙山学校，一个是郑望枚先生手创的演进学校。演进学校坐落在西门外村的中心区，靠学校的南边有三间古旧的楼房，那就是我生长的家。

伏龙山在宋朝时候，还是海边的一座孤岛。因为整日夜受海风的袭击，山上的树木就不容易长大。山的背面，有一座尉迟恭手建的伏龙禅寺，当宋朝惟一的政治家王安石先生任鄞县令时，和寺里的方丈很知己。每隔一两个月，王先生总要雇着一只帆船从鄞县驶到山边，上来拜候他。往往要盘桓几天才回去。每一回下山，这位方丈总送他过自满仓（就是现在竖着小小浮屠的海涯灵峰），到前峰的石屋（临海的灯塔）旁边站住，远远地望着他一步步地踏着下山的石级，登上系在山脚下的木船、解缆升帆，缓缓沿向海边移动，从大到小，直到瞧不见了才回寺里。这是刻版般的送客程序。这样经过了好几年，王安石奉诏到京都去的那一天，他亲笔写下了